

佛陀的傳道之旅

生死的覺醒

(下)

高橋信次 著
慰 萱 編譯

695522

B948
931
2

佛陀的傳道之旅

生死的覺醒

(下)



90086391

高橋信次 著
慰 萱 編譯

生死的覺醒（下冊） 高橋信次原著

出版
發行

四庫圖書公司

台北市懷恩街12-1號

承印

新奇星印刷局

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21號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全二冊定價港幣五十二元

第四章 丕葩利・桎那出家

一 富家子丕葩利·極那

弟子們由於佛陀的正法與感化而步上正道，他們的心亮著永不熄滅的安泰的法燈。

尤其是舍利弗和目犍連二人，每當聽到佛陀的綸音，都會喜不自勝地流下感激之淚。

淚水泉湧不止。

對這兩人而言，如果今世不能遇到佛陀，他們就像是迷途的羔羊，無法聽到來自靈魂深處的聲音，也無法做佛陀的左右手，參與佛陀普渡衆生的工作。

自從跟佛陀相遇後，一切的苦惱、迷惘都一掃而空，而得以無止境地享受那有始以來就稟賦了的生命的喜悅。

目犍連的心眼已經打開，他看到佛陀的過去世，以及過去世與現世的淵源，也能領會到佛陀說法的內涵與過去世所說的完全契合，因而深深體悟到轉生輪迴的奧秘。

一個人能由苦惱轉爲喜悅，並從迷惑中走出來並建立起堅定不移的信念，這都是受佛陀正法之賜。

靈魂不生不滅，死亡純屬不可能。

靈魂生生不息於轉生輪迴中，肉體的生與死，不過是短暫的幻象。

微妙的心靈被肉體層層包圍著，並受著喜怒哀樂的擺佈。這四樣東西傷害了靈魂，使人們的生活失去諧調。只有在了解佛法之後，心量才能日益擴大。一顆心守住八正道，並精進地實踐之，終有成道的一天。

舍利弗的智慧和目犍連的神通，皆爲佛弟子之冠，這使許多弟子心生羨嫉。加之二人精進不懈的求道態度，更感動了先他們而來的同道們。

他們的真摯與堅定，絕非出自偶然，誠如佛陀所說，是跟過去世有關連的，過去的種種實決定了今世的一切，使他們今世有著異於常人的理解力。

佛陀此刻在竹林精舍的林間，沉入冥想。

在達到禪定三昧之時，有一個聲音自心田響起：

「不久會有一個修行人前來求道，他會成爲你的弟子，他不久可達到阿羅漢的境界，將佛法傳揚出去。」

佛陀結束禪定後，一直回味著剛才的經歷。

佛陀對於將來的事情，絲毫沒有困擾與迷惑。

當然，對日常生活中的瑣事，如教團的管理、傳道的方式等等常多所思慮，但祂並不為這些瑣事所束縛，也不會自尋煩惱。

這一切都因為凡事都維繫在「緣生」的道理上，能覺悟此理，就能順利地掌握一切。

佛陀時常能在心田聽到來自大宇宙的真理之聲，與其說是聽到，不如說這聲音自己來自心靈深處。

說得更具體一點，那是從佛陀的潛意識中湧現出來的。

佛陀的潛意識已擴展到宇宙間，且在超越了侷限的空間之上，祂的生命伴隨著各類形式而存在著。

人的表面意識，若其波動達到合於正道的神的意識狀態時，生命裡的各種聲音就能夠出現而被自己聽見。

表面意識的波動越細微，心靈深處的衡量則越正確，當此時，可以超越時間與空間，不論何時何地，任何問題都能迎刃而解。

所謂「般若波羅密多」（譯註：梵文音譯。即指「到達內在於自己的偉大智慧（潛意識）——佛智」。就是指這種能掌握存於意識中的聲音的能力。這種能力可以把內在的聲音視爲一種內在的語言，有時可變成一個念頭浮現心際。

有許多人誤解「波羅密多」之語是經由肉耳聽得或領悟。

用肉耳聽得的靈語是和自己潛意識中的靈語絕不同的，那只可以說可能是動物靈或地獄靈等惡靈的私語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潛意識源於自己本身，所以可由內心聽到。那些與人不同的動物靈、地獄靈是自身以外的東西，故他們的言語都是由人的身外傳來。

來自體外的「指示」語是很不利於人的，如果一個人不能即時察覺而聽信之，或對此言語產生興趣，那麼這個人的一部份意識就會被控制，毒害而成爲雙重或三重人格的人，最後就變成一個廢人。

當一部份意識被外靈控制後，這個人便會將聽到的話誤爲「波羅密多」之語。

一個人本身生命中的靈絕不會做混淆視聽的指示，因爲這個人若遭遇不幸，他內在的靈也會同樣遭痛苦。

一個人如果感情衝動或者自大狂妄之時，就應該立刻收斂自己，努力反省。

即使沒有前述兩種現象，但心中隱約有著驕傲的念頭時，也可能有著被地獄靈或動物靈依附的情形。

潛伏在心底的惡劣念頭經常是不易被人察覺的，這種惡劣念頭，即稱之爲心魔。心魔是當一個人以慾念爲出發點來尋求一種超靈的力量時產生的。這時心魔往往成爲該人的第二種性格而促使其依之言行。

一個人成爲心魔的俘虜，心和身就無法再依自己的意志來活動，命運的輪也就大大地改變了它行駛的方向。試想這是多麼危險的事。

佛陀始終懷著感謝的心情，經常自我反省，爲的是救渡更多在錯誤的觀念下苦惱掙扎的衆生。

佛陀深怕自己的話有任何錯誤而影響了全人類的和諧。

佛陀再度進入冥想。

四周的樹林，也像幫助佛陀冥想一般，寂靜無聲。

偶爾會有野鳥拍翅的聲響，顯示出時間的移轉，深沉的寧靜，給人一種錯覺，好似周遭的一切都已完全靜止。

佛陀的意識，逐漸溶入大自然中。

不一會兒，淡淡的，柔和的金黃色光芒，籠罩住佛陀的全身。然後再向四方擴散、擴散，最後和大自然融合爲一。

在此同時，竹林精舍的東北邊，一個婆羅門種的城市，有個名叫丕葩利·極那的年輕人。

他的父親摩訶康毘拉是個擁有無數佃農的大富農。

極那是獨生子，在雙親呵護備至的照顧下順利地成長，過著幸福的生活。

他的所學以婆羅門經典爲主，他興趣盎然地跟著修行人學習。

隨著年齡的增長，他對經典產生了許多疑問。

其一就是有關神的懲罰問題。

他向教導自己的修行者提出這類問題，所得到的答案都是千篇一律。至多不過是照著經典再解釋一遍，沒有一點使他信服的創見。

婆羅門行者對他提出的問題很感棘手，最後都相繼離他而去。當然，他也不曾去參加一年數度的婆羅門祭祀。

他的雙親睹此情景，就向神明祈禱，求神開導極那，使極那不再整日悶悶不樂

，並爲桎那的大不敬行爲而道歉。

桎那對雙親盲目的信仰態度很感疑惑。一天，在雙親爲他祈禱之後，他忍不住問道：

「爸爸是在向神祈求我不幸嗎？你們屢次都去祭拜……」

摩訶康毘拉對桎那的話感到十分驚訝。他說：

「你在說什麼？就是因爲你不相信婆羅門教神，我們才去向神明禱告，希望你
不致因此受罰。怎麼會去祈求神來給你不幸呢？別再說傻話了，我從你祖父母那兒
聽過許多謗神遭殃的故事，很多人都因爲毀謗神，而遭到粉身碎骨的命運，我不希
望你有這樣的命運。」

做父親的一面凝視桎那，一面諄諄地教誨。

桎那回答說：

「是呀，您們去向神祈禱，希望我幸福。可見這個神會懲罰沒有做壞事的人。
這樣我更加不信祂了，我絕不相信會隨便懲罰人的神。」

康毘拉對此一說詞，更爲吃驚了。

康毘拉和桎那一樣，一直都對自己信奉的神有所懷疑，但是他即使懷疑，要拋

棄這個信仰，還是需要勇氣的。畢竟信仰並不是一兩天形成的，這是代代相承，早已根植於生活中了，如果拋棄它，生活的基石就會崩陷，生存也就失去了依恃。

其實在當時，已有許多人摒棄了信仰。他們組黨結派地到處打家劫舍。不信神的人就靠這最便捷的方法來生存。

信仰超越了階級，能規範人們的行爲，所以一個不信神的人多半不會受人信賴。

無神論者通常爲社會所不容。

他們無法組織家庭，只是恣意地爲所欲爲，想要吃的喝的，或想要女人，就成群結隊地到城裡去掠奪。

城裡或鄉下的居民們對他們都心懷恐懼。爲了自衛，也有不少商人和農民會組織起來對抗他們。但是在當時嚴密的種姓制度下，一般居民是不能有武裝組織的，所以居民們都生活在不安定之中，不知何時會有災禍臨頭。

他們必須依靠神，跟神在一起，才能稍感安心。

盲目的信仰就這樣深深盤踞在人們的心中。

另一方面，無神論者悲慘橫死的下場到處得見。

有人在搶劫途中，不慎從馬背上摔下，頭顱破裂。

加之他們回來不注重衛生，肆酒縱慾，損傷了身體，因此也很容易被傳染病襲擊，往往死亡無數。

有人一旦看到這種情景，就傳言他們是遭到神的懲罰了。

桎那的父親倒並不那麼迷信，只是他認為即使婆羅門教中有矛盾的教理，也沒有更好的信仰可以取代了。

尤其時當戰亂的此刻，有一個大地主能保住家產，他確信全由於祖先的庇蔭以及平日對神的虔敬信仰。

「桎那，因為我們家歷代都信奉這個神，我們才有今天的好日子過，你就是有疑問，也希望你能遵照我們家過去的習慣來信神。拋棄信仰有什麼好處呢？你應該想想其他婆羅門種會有什麼反應。我是不了解商人和奴隸這兩階級的情形是如何，我只知道我們是道地的婆羅門種。你起碼應該顧一點面子。我也不大懂神的事，但守住老規矩總不會錯的。你想你今天有這麼多奴婢侍候你，不就是老祖宗留下的產業給我們過好日子的嗎？你還是快快樂樂地過你的日子吧！」

桎那很了解父親的心意。

他也很感激父親在爲他的前途着想，在爲他祈福。

但是對於現實中地主與佃農間不平等的關係，他仍留有疑惑。

同樣是人，爲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不平等。

雖然自家擁有廣大的土地，但土地的種植，糧食的生產，都是佃農用下去的勞力。

佃農們終年到頭就在工作，不停地工作。

如果是爲自己來做這些工作，日子或許好過一點。如果他們能夠覺察到生存的目的與喜悅，他們不就會更加重視自己嗎？

桎那對於這個問題很感茫然，他見自己高踞佃農之上，過著舒適的生活，有著一種矛盾的情緒。

他放眼觀察大自然，只要有生命的東西，都可以平等地承受神的光芒。

不論是太陽、水、土地等，還有地上長出來的糧食，都不是某個特定的人所能獨佔的。

但是婆羅門種却自稱自己才是神的使者，這非常可笑。

不論信仰的形式如何，這種想法不是很奇怪嗎？

他越想讓父親了解自己的想法時，越感覺出問題的矛盾處而無法詳作分析。

他知道要讓父親了解自己，現在不是時候，自己還沒有可資說服的能力。

極那因此心思一轉，露出笑臉說：

「爸爸，您請放心，不管我有什麼樣的疑問，家裡的信仰是代代傳下來的，我想其中必定有幾分道理。請您們不要再為我去拜神了，我會照您的意思去做的。」

父親聞言，才將瑟瑟不安的心放下來。

後來極那爲了心中的疑竇，曾去拜訪大婆羅門和大仙人。

但是其結論都是一樣。

因爲「傳統」一詞是婆羅門教唯一可資依據的。

極那即認定沒有人能解答他的疑慮，他就想嘗試禪定的方法。

修行場上，到處有人操著肉體的苦行。在樹林內，也有許多修行者正藉由冥想來洞察自己。

第四章 丕葩利・極那出家



貴族由於奴隸的服侍，過著舒適享樂的生活

桤那不知如何正確地冥想，他只有試著去體會其中的奧妙。

他像別人一樣地坐在林子中。

由於腰部和足部逐漸麻痺，他嚐到了坐禪的痛苦。

後來他向附近的修行者求教，再加上自己細心的思索，終於學會了如何持續較長時間的冥想。

隨著冥想的深入，他覺得自己似乎可以看見什麼，但再繼續冥想時，又什麼都看不見了。

二 桤那成婚

桤那的父親雖然願意相信桤那的承諾，但是發現桤那的行徑越來越怪異，算算他已二十歲，認為成家可以把他的心安下來，於是著手計劃他的婚事。

有幾位很適當的人選，但是桤那都回說自己太年輕而拒絕了父母親的提議。

他知道父母親的用意何在，有好幾次都有著妥協的念頭，但又深深感到不安。

他索性遠離家鄉，到鄰國的昆舍離城，或朝更遠的帕拉那西都城進發。他要去